

吴振洲 著

# 狱中日记

高墙铁窗关得住身体  
关不住思想和希望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http://www.waterpub.com.cn)

## 内 容 提 要

一位学贯中西的中国企业家，身陷美国联邦监狱 400 多天，他用一支铅笔将他在监狱里的所见所想公布于世，汇集成洋洋 20 余万字的狱中杂记，从一个独特的场景和视角揭露了美国联邦监狱的种种丑恶和美国司法制度的层层黑幕，袒露了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高墙铁窗关得住身体，关不住思想和希望。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狱中日记 / 吴振洲著.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84-7138-9

I. ①狱… II. ①吴…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3584号

|      |                                                                                                                         |
|------|-------------------------------------------------------------------------------------------------------------------------|
| 书 名  | 狱中日记                                                                                                                    |
| 作 者  | 吴振洲 著                                                                                                                   |
| 出版发行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br>网址：www.waterpub.com.cn<br>E-mail: sales@waterpub.com.cn<br>电话：(010) 68367658（营销中心） |
| 经 售  |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br>电话：(010) 88383994、63202643<br>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
| 排 版  | 北京京海德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
| 规 格  | 170mm×24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55 千字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00001—20000 册                                                                                                           |
| 定 价  | 25.00 元                                                                                                                 |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 我不是间谍

2009 年 10 月 22 日 周四 入狱第 322 天

我是 1964 年出生的,属龙,但没有龙命。

我吃过很多苦。小时候,父母离异,我辗转于城乡之间,经历过不断的颠沛流离……

青少年的时候,我唯一的爱好与寄托是读书,除了读书学习就是考试,我不记得曾有什么享乐。参加了工作,我也是劳碌命。先是靠大专数学文凭,在江西教中学数学、英语和 BASIC 语言,后跨专业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分别为地震局、体改所、北京市委做过课题,并在民政部下属的研究所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别人认为我 1991 年读哈佛是跃了龙门,但回想起来,我却感到跳进了苦海。所谓的书生到了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浩瀚书海之后,如搏命一般,你以为自己够刻苦的,一天只睡 5 个小时,可还有人比你更苦,一天只睡 4 个小时。及至后来,中国留学生在那个年代,常见的经济压力与婚变问题,更是让我苦不堪言。

然而,我吃过的这些苦,相比我 1996 年创办和经营深圳市驰创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深圳驰创)的艰苦,都是小菜一碟。我白手起家,十多年如一日,犯过了所有老板犯过的错误,也吃尽了许多老板吃过的苦头。我总是工作第一,把商场当作战场,以致只有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才感到放松,因为终于可以把工作搁置一边,美美地睡上一觉。偏偏我不常出差,一年才两三次。回忆自己的一生,这十几年过得最快,虽几经波折,但似乎一晃,就过来了。

托美国政府的福,我这辈子最安逸的时光是在他们的联邦监狱度过的。2008 年 12 月 5 日,踌躇满志准备创业板上市的我,赴美探望孩子,并计划出席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举行的耶鲁大学 CEO 峰会。没想到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被捕,之后被羁押于联邦监狱候审至今,已近 1 年。在这段时间,我起居有常,戒烟戒

酒戒女人,而且勤读书勤锻炼,本人由入狱时的一口气 10 下俯卧撑能做到现在的 60 下了。说实话,我几十年来第一次能每天有 8 小时的稳定睡眠。

不过,所有这一切的代价,是面临美国政府连续 3 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指控,是令人无法想象的高昂的律师费用,是驰创电子美国子公司停止运作,是国内各办事处纷纷撤销,是驰创电子面临关门,是连累我们两个孩子的妈妈,是本人和另一位无辜同事丧失自由和尊严。

本以为是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的贡献者,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设者,到头来我们和公司却成了“工业间谍”,成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大盗。

我不是间谍!但本人无意在此为自己辩护,只想指出一个本人入狱后认识到的事实:美国有 1%的人口在监狱服刑(还不包括我这种候审犯人),另有 1.3%的人口是在狱外生活的假释犯,还有 8%以上的人口有犯罪前科。如果将这一比例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推算的话,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未入狱之前,我吃过几乎所有的苦,但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入狱之后,我发现我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包括在美国坐牢。

中国近 30 年来的进步是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规模和积极的社会变迁。每一个中国人身处这样激动人心的时代,不吃苦不勤奋才是最令人遗憾的。

多年以来,在为祖国现代化奋斗的过程中,我深受西方文化及物质文明的影响,是所谓的非常“美国化”的人。我的牢狱之灾,不仅使我认识到西方式民主与法制的昂贵与黑暗,认识到美国政府和民间确实存在的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妖魔化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让我注意到美国朝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在司法领域造成的严重后果。

“政治挂帅”在今日之美国,如幽灵般飘荡。美国政府是否以“反恐”为名,行“霸权”之实? 二战结束 60 多年了,冷战结束也近 20 年了,难道法西斯的阴魂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本案的发生真的是偶然的吗?

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先人的智慧永远应该铭记。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和平万岁!

# 目录

## 自序：我不是间谍

## 第一部分 狱中一日 \1

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被当地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对待，和祖国亲人的母语沟通，对我就像电池充电一般，每次上午的电话打完，整天的牢狱生活都充满精神。

这两天美国媒体有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报道的是两位法官，像流水线作业一样高效地为一家私营监狱输送少年犯人，以此获得巨额回扣。许多本可少罚轻判的少年犯稀里糊涂地就被投入法官拿回扣的大牢，有的连律师到庭的机会都不给。偏偏这两位法官的豪华游艇名为“Real Justice”（真正的正义）。

通常，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本遵循三项原则：正面消息必暗示威胁，负面消息必恶意攻击，且负面消息多于正面消息。

对于我来说，有书读，特别是有好书读，有笔有纸可以写字，这就是我最大的自由。在检察官和 FBI 们运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我网罗罪名的时候，我的笔和我的书常将我的思绪带出了囚室和教室，带出了怀特监狱，飘向了遥远的地方。

“阿里克斯，在联邦监狱，休谈正义与公平。记住，这只不过是 FBI 在与我们玩的一个猫与老鼠的游戏。我们是一群关在司法迷宫中的老鼠，只有极少数优秀的或幸运的能逃出这个迷宫而毫发无损。一些人将在这个迷宫中终老一生。那些服完刑期，走完这个迷宫全程的，终将伤痕累累，有一半的人会被社会贴上前科的标签，用以警示世人，永世不得翻身；而另一半的人将会被放到外面羞辱示众后，还会被抓起来，在这进出监狱的挣扎之中，终老一生。”

# 目录

---

我将狱中的见闻记录下来，将一个联邦监狱囚徒的心灵涟漪与灵魂的激荡记录下来，我在见证这个国家或文明最丑陋最阴暗的一面。

## 第二部分 狱中随笔 \ 39

监狱是仓库，犯人是产品，FBI是采购员，检察官是销售，法官则是客户，至于律师嘛，呵呵，我还是不说的好。

英雄不问出处与囚犯不问出处，这两句话看似一样，却有本质不同。对于英雄来说，其出身越卑贱，经历越坎坷，越加说明英雄人物的可贵可敬；对于囚犯来说，其出身越高贵，经历越辉煌，越加说明犯罪人物的可悲可憾。

然而，语言也好，文字也好，要有交流，才得以继续，我被闷在监狱里，其他倒还能忍受，看不到中文字比我戒烟戒酒还要难受。

于我，囚犯生活只要有光亮，只要能看书，只要能写字，每一天都是不断修身养性的日子。

我不是作家，我只是知道，这狱中的生活，如果没有读书和写作，将无异于行尸走肉；我只是知道，枯坐这牢房的斗室，一如当年过五关斩六将考取南开和哈佛一样，非一般人力可为，实属命运的安排。

我拿起一支铅笔，铺开稿纸，继续《狱中一日》的写作。刚入狱的时候，我开始写日记体的狱中随笔。后来，我进一步写二三千字一篇的杂文。现在，我进入到数万字的写作。我不是作家，我只是知道，这狱中的生活，如果没有读书和写作，将无异于行尸走肉；我只是知道，枯坐这牢房的斗室，一如当年过五关斩六将考取南开和哈佛一样，非一般人力可为，

# 目录

实属命运的安排。

我当时偷偷摸摸把名片带回牢房，端详名片中的文字良久，然后藏好。这可能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如此认真看一张名片。

然而，就是在进入美国监狱之后，我才发现，美国堪称犯人之国，有 300 万在押犯人，400 万假释和缓刑犯人。如果算算有前科的，估计其犯罪人口有数千万之巨。

狼不锻炼身体，但依然是狼。而羊们则无论肌肉多么发达，能做多少次俯卧撑，却依然是羊。

紧闭的牢门与冰冷的铁窗，同牢房陌生人的鼾声让你在漫漫长夜中度过的每一秒都是十足的煎熬。狱中生活的黑夜与白天不一样，每当夜幕来临，每当狱卒收监，每当万籁俱静，在沉重的黑夜之中，你无法逃避作为阶下囚的自己。

## 第三部分 狱中日记 \ 123

我思念我的祖国文字，我的思念，犹如犯了烟酒瘾一样，心里是痒痒的，时常会痒痒的。

原来，我发现，天天看别人写的字，天天看中文，天天看祖国文字，是我记事以来从未间断过的，如同我每天喝水，每天吃饭，每天呼吸一样，祖国文字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我在哈佛读书，在多伦多工作，我身边依然没有缺少过中文读物，我每天依然会和祖国文字亲近。

如果说 18 年前我在哈佛的学习是朝圣之旅，我以此见证了美利坚帝国光明与荣耀的一面，那么，我今日联邦监狱的生活则是地狱之旅，我以此见证了美利坚帝国黑暗与丑陋的一面。

然而，就是在进入美国监狱之后，我才发现，美国堪称犯人之国，有 300 万在押犯人，400 万假释和缓刑犯人。如果算算有前科的，估计其犯罪人口有数千万之巨。

# 目录

---

我，由愤青、到知识分子、到商人，近30年来，经历了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变迁，也去过两个美国最有意思的去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最差居所联邦监狱。只是前者我硕士毕业，而后者则退学越早越好！

见到祖国的代表，分外亲切。他们仪表端庄、态度和蔼，让我感受到温暖，入狱以来第一次有点激动。

我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信，也是信咱的良知，信咱的道德，信咱的仁义。我相信，在本源上，一切终极的信念都是殊途同归的。

今天下午趁在图书室看报纸，偷偷剪了不少拼字游戏藏在口袋里带回来做。美国报纸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中国的新闻，即便有，消极负面的也多于积极正面的。

当然，今天收到的还有我和大家的劳动成果 IC-HUB 项目文件，这样我在监狱更有工作做了，只不过我在这里只能用铅笔工作，而不是心爱的键盘了。

《圣经》中的许多评议是霸道的，斩钉截铁的，不容置疑的，我每每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有被震慑的感觉。经过这次学习我不敢说中国文化中的上帝一定和《圣经》中的上帝不一样，但我敢说东方人对现世生活的探索 and 追求与西方人对他世生活的探索 and 追求应该是互补的，前者在寻找人，后者在寻找神。

因为检方任意裁剪电话录音，犯人们都以此为常识，绝对不在电话中讲“我认罪”三个字以防检方拿住把柄。亚瑟的检方有他6000个小时，14000段电话录音，受够了检方摆布的苦。

只见司机恶狠狠地将头盔使劲向这美国人头上砸去，不久这美国人便血流满面。此时此刻，旁观的我却一如反常地感到快意，抑制不住的快意。

# 目录

---

## 第四部分 驰创是谁 \ 185

驰创不是员工的家，而是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驰创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大家的；驰创不仅要对股东负责，同时对员工和客户负责，更要承担社会责任；驰创是中国的，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公司，但我们也是世界的，要走向世界。

驰创可以跌倒，但驰创吃一堑，长一智，永远不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在爬起来以后，永远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不屈不挠，共同致富，这就是驰创！

为了驰创，我可谓是众叛亲离，先是最早的同乡离开我，后是手把手教的普通业务员离开我。和驰创一起，我经历了离婚的痛苦和独居的漫长孤独。为了坚持驰创创道有道，我不惜和多年的同窗分手，不惜告诉自己“不抽烟不会死”，在我内心深处，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驰创成为大家的公司，而不是一个或少数人的公司。

## 附录一 同事亲友心声 \ 211

## 附录二 媒体报道聚焦 \ 225

### 1. 早上 7 点 15 分 晨检

“Count time!”狱卒响亮的一嗓子之后,静悄悄的怀特监狱 H 监仓开始苏醒。早上 7 点 15 分,晨检开始了,狱卒准时清点本监仓的犯人,确认无异常后,狱卒将挨个牢房敲门,唤醒每个犯人,并从牢房的铁窗门洞外检视每个犯人。检视犯人取决于每个狱卒的个性、对不同犯人的态度及当天的心情,有的非要你在其注视之下起床落地活动四肢才行,有的则看见你在被子中动一下即可。

怀特监狱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罗德岛州,是一座私营监狱,主要是为波士顿的联邦法院收押犯人,包括候审犯、在押犯和非法移民。怀特监狱坐落在 90 号州际公路麻州与罗德岛州交界附近,距离罗德岛州府 20 分钟车程,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在高墙和铁丝网的包围之中,怀特有 10 个监仓,每个监仓七八十号犯人,每天要由监仓的狱卒进行 4 次检视,分别是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一般公办联邦监狱每天搞两次检视,而作为私营监狱的怀特自觉提高

标准,似乎这样就能从政府争取更多的关押犯人的合同。

今天周六。H 监仓 42 号牢房的我在狱卒佩里惯常的急促敲门声中醒来。我照例机械地从被子中一跃而起,下床起立,铁窗门洞的钢化玻璃后那黑人佩里的肥头大耳带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方才移开,继续到隔壁牢房进行他急促的敲门和目光炯炯的工作。

我从前的狱友,越南小伙子朗照顾我,让我睡下铺。否则,睡眼朦胧之中猛然起床,从双层铁床的上铺爬下来,很有几分风险,我以前有过险些踏空摔下来的时候。前些日子朗搬去与另一个越南小伙子约翰同住,我得到一个人独享单间牢房的待遇至今。为此,我时不时给朗送点小恩小惠,几包袋装糖或一卷我用不了的卫生纸,向他表示感激。其实朗与约翰更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都讲越南话,都是毒品贩,也都认了罪,在等待下个月判刑,估计 4~5 年的范围。

随着佩里的敲门声从邻近牢房远去,我走向马桶撒尿。囚室的马桶是钢结构的,与同样是钢结构的洗脸池焊接为一体。撒完尿之后,冲厕声在这钢铁容器中经下水道的压力造成轰然巨响,整个监仓都听得见。轰隆隆哗啦啦的冲水声,与佩里急促的敲门声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于各牢房之间,不绝于耳,好一派怀特监狱的清晨景象!

我转身走向囚室的条格铁窗。窗外,朝阳似血,悬挂在新英格兰初春清冷的天空。盯着这暗红的太阳,我仿佛回到年幼时中国南方的盛夏,好像睡了下午觉,竟然直到夕阳西下的傍晚才醒,感觉自己还没有睡够。我呆呆地看了一阵子这有夕阳错觉的清晨的太阳,复又倒在床上,想再眯一会儿。

最近这几个星期真是累了。我每天来回于监仓的电脑室和监狱的教室之间,仔细阅读了对我起诉的相关文件,查阅了上千页的法律条文,研究了十几个相关案例。我前天几乎是通宵工作,赶写出文件,初步完成见我的律师加里科的准备工作。昨天,我马不停蹄,做好案件文稿的补充材料,抽空起草了一份公司文件,并继续写了几页私人回信。最后,我将案件文稿、公司文件、私人信件共六七十页铅笔稿纸分装在不同的信封中,刚好赶在加里科来之前的几分钟完成。

昨天下午与加里科面谈整整 3 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我准备的案件文稿倒是得到加里科的高度评价,但这 3 个小时却让加里科吃尽了苦头。他快 70

岁了,患帕金森氏病。他哆嗦着当着我的面吃的一把药片都是干吞进去的,说话的时候舌头上都是药片的颜色。最后走出面谈室的时候,加里科已经体力不支。我帮他收拾好文件包与电脑,帮他拿着行李,而他拄着拐杖,踉踉跄跄的,险些摔倒在地,让我和边上的狱卒惊恐万状。

美国有好人,加里科就是一个,他家是我在哈佛读书时的 Host Family,是校方为照顾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适应美国生活而安排的。Host Family 是本地的校友家庭,多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对外国学生友好。加里科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他们一家与我们一家的友谊从 1991 年我入学哈佛至今。尽管我归国创业多年,公务繁忙,疏于与加里科联系,但他知道我和前妻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后,不顾病情,帮我联系最好的律师,同时抽空来探监,指导我做一些基础的法律方面的配合案件的工作,以减少律师的工作量和巨额的律师费用。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我这种美国政府眼中的“坏人”,我能不服罪与他们抗争,也是一种勇气。试想,起诉书中“美利坚合众国对吴振洲”这样的开头,被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指控,你一个中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和这样的政府抗辩,一般人不吓趴下才怪。我 2008 年 12 月 5 日自香港飞抵芝加哥,准备转机去波士顿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挂名公司顾问的前妻与美国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被控偷税和违规出口,我本人面临最高 28 年监禁和最高达百万美元的罚款。至今,除了我前妻获保释外,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分别被押在两座不同的监狱中等候审判。案发之后,舆论四起,一些在美国的朋友能躲的都躲起来了,许多美国的同行也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想起昨天晚上加里科最后颤巍巍地被狱卒搀扶出监狱的背影,我深信这个美国老人的勇气比我大多了。我百感交集,默默地为他祈祷。

## 2. 早上 7 点 45 分 早餐

“嗞、嗞”声中,牢房自动门锁开启,早餐时间到。刚在芝加哥被捕入狱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黑人狱友大卫像一条狗。每天早上牢房门开启之前,他会准时起床,急不可耐地在门口徘徊,眼巴巴地在门洞守望,随时准备主人开锁之后,夺门窜出。如今,我在监狱中呆了 100 多天之后,也变得与大卫一样灵敏。听见门锁开动,我再

跃而起。

在监狱中,如果你耽误了吃饭的时间,狱卒是不会来请你,更不会为你留饭的。现在我一个人住,也不会有同室狱友(这边叫 Celly)来提醒就餐。对于所有的犯人,在剥夺自由后,在失去一切之后,吃饭是监狱生活最本能最重要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可错过的。所以,监狱生活练就每个犯人灵敏的耳朵,对与吃饭关联的声响有高度警觉。

清晨的监仓大厅,大家悄无声息地排队,领取各自的餐盒,然后端到各自惯常的餐桌同餐。关系好的犯人会互致早安,许多人刚从睡梦中醒来,蓬头垢面,默默在餐桌前自顾自地吃饭。

我与布鲁斯和亚瑟一个餐桌,位于监仓大厅最侧面的角落。犯人之间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特定的私交圈子,并以监仓大厅中的餐桌为领地。之前,我和三个外国人一起在另一个餐桌,他们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巴西人,一个叙利亚人。后来,爱尔兰人转到纽约服刑去了,巴西人申请去厨房工作被调去另一个监仓,而叙利亚人米歇尔则常睡懒觉不来吃早餐(把自己的早餐卖给别人了)。我那个桌子换成了一个中年白人西蒙,一个白人老头约翰,一个中年黑人格雷格,加上我一个亚洲黄种人,也算是有意思的一张餐桌,我是比较喜欢的。最近,受布鲁斯的邀请,我搬到他和亚瑟的桌子。我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促使我们三个人一个餐桌吃饭的原因是我们不认罪,不向检察官低头。

在美国,如果你涉嫌联邦政府控罪,一定在劫难逃。一般来说,联邦案件的嫌疑犯 95%都会主动认罪,只有 5%的不认罪,并进入审判程序,与检察官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对决。基本上,进入审判能获得无罪判决的只有三成的胜算。因此,可以准确地说,被联邦政府指控的疑犯只有 1.5%的人能被宣告无罪释放,而 98.5%的人将获罪判刑。更加残酷的是:若经审判定罪,量刑就会大幅度加重,按国内的说法,此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知道老挝人凯伊,因贩毒被捕,他的律师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是,认罪的话服刑 15 年。结果凯伊不服,要求陪审团审判,最后被定罪加到 25 年,等凯伊刑满出狱他将 50 多岁了。就我所知,我们所在的监仓的 70 多号犯人中,除我们同桌 3 人和凯伊以外,全部是认罪的。

餐桌上,我们 3 人互致早安,我边吃边问亚瑟,是否可冒昧地知道他入狱以来

如何面对他太太以及孩子们的。我见他和她女儿在探监室交谈，似乎父女关系不错。亚瑟是我们监仓的元老，在怀特被关押了4年多，最近几天才进入审判阶段。联邦法庭诉讼旷日持久，但一般案件都在1年左右结案，而亚瑟入狱四年案件依旧悬而未决。真不知他这么多日子以来如何面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按这边犯人的说法，夫妻关系一般在入狱3年后破裂，情人之间在一年半左右分手，而孩子们大多在父母入狱后即开始疏远。

亚瑟今年51岁，白人小个子。可能是案件拖累所致，亚瑟已经满头银发，但他依然精神抖擞。我注意到他每天坚持锻炼，运动量比我都大。亚瑟涉嫌操控赌球，这几天他因开庭审判而神情紧张，一脸紧绷绷的。布鲁斯说这几天的媒体都是关于亚瑟案件的新闻。不过，亚瑟在回答关于他太太和孩子的问题时却一脸温柔。他说他和太太是青梅竹马，从16岁读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太太是护士，与案子无直接关系，但检方也将她同案起诉，指控她涉嫌串谋。亚瑟说他太太已经认罪并获得轻判，但检方想拆散他们夫妻的指望却是落空了，他和他太太还是一样的好，而且他太太每周来监狱看他。

亚瑟还说，他三个孩子都大了，20岁以上了。成年孩子们知道分辨是非，所以案件并没有影响他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关系。他的孩子们会轮流每月来探视他，而且每天都会在电话中和他交流。太太和孩子们的支持与理解无疑是支撑亚瑟这么多年在怀特监狱顽强生存的强大动力。我羡慕地看着亚瑟，说他很幸运，并对他肃然起敬。

对面的布鲁斯也在羡慕地看着亚瑟，但他无言。布鲁斯因销赃罪坐牢5年，刚服完刑被假释两个月后又被抓回来。他的罪名是违反假释规定。布鲁斯出狱的时候，假释官安排他去一家麦当劳打工，相当于国内所说的“劳动改造”。这家麦当劳离布鲁斯家很远，布鲁斯必须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才能赶到按时上班。尽管布鲁斯做过一家中型公司的老板，不需要靠麦当劳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但假释官还是再次把他抓回监狱，因为“他不服从劳动改造”，没在那家麦当劳工作达到规定的每周40小时。

年龄与亚瑟相仿，但遭遇却和亚瑟不同，布鲁斯的牢狱之灾可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初如果他认罪的话只要服刑一年半，但他与检方不妥协，进入

审判被定罪,然后他不断地上诉,遭驳回再上诉,5年多来一直如此。结果,他本来要IPO的公司转而经营不善进入破产,他的家产也因支付高额律师费用而消耗一空。更糟的是他那模特儿太太开始酗酒,居然配合警方指证自己的丈夫,最后带着三个孩子与布鲁斯离婚,从此杳无音讯。所以布鲁斯入狱后就一直没见过自己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同时,布鲁斯坐牢的时候,他父亲去世,母亲也变得精神失常。就这样,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烟消云散;一个成功的商人眼睁睁因为贪图几千美金赃物的便宜,葬送了自己的公司。上有老下有小的布鲁斯,最终落得孤苦伶仃。

我在监仓的电脑室常与布鲁斯打交道,经常一起聊天,特佩服布鲁斯对联邦司法体系的熟悉及其对美国宪法和刑法的了解。布鲁斯在本监仓有“Jail-house Lawyer”(狱中律师)之称,我开他玩笑说,他出狱以后可以改行做律师了。布鲁斯用FBI的行话来自嘲说:“Alex,once a prisoner,always a prisoner!”(一日为犯人,终生为犯人),因为美国人都知道FBI的名言“Once a FBI,always a FBI”。

亚瑟与布鲁斯在聊别的。我则在听完亚瑟的介绍之后,联想到布鲁斯的遭遇,再想到我自己和前妻被同案起诉。我心中纳闷,这美国政府的严刑峻法对夫妻连坐还真是用到家了。本以为美国这个所谓的“自由社会”,一人做事一人当,进了监狱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禁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3岁和17岁)担心起来。

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帮着收拾餐桌,端起我们3人用过的空餐盒,送到餐车。在佩里像赶猪一样阵阵催促和吆喝声中,我回到自己的牢房,并主动关上了门。

### 3.上午8点 漱洗

平时我们一早都会将脏衣服放进洗衣网袋,由狱工收了,交洗衣房洗。今天周末,洗衣房不开工。我将昨天换下的衣服塞到床下,换上干净袜子穿上。本来我有四双袜子的,本周拿回的时候发现少了两双,所以今天穿上干净的袜子就得把昨天脏的袜子洗了,否则明天就没换的了。监狱的犯人连袜子也偷,呵呵。我前两天已向监仓管理员递交了新袜子的申请,但愿下周能将袜子补上。

我边漱口,边想着袜子的事情。我的牢房在二楼,水压不足,加之狱方图省钱,安装了节能的微型小龙头,流出来的水顺池壁淌下,无法使用。好在前任犯人创造

性地将一个圆珠笔头塞进笼头，方才引出一股细细的水珠由下向上喷出，仅够手捧接水撒到脸上，像猫洗脸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刷着牙，注意不去触碰右侧一颗正在发炎的松动的槽牙，这颗牙已经痛了好几个星期。我给狱方提出治疗申请，一直没有回音。前段时间，狱方倒是安排了对我胃痛的治疗，每天服药两次，我趁便找送胃药的护士哀求一些止痛药，有的护士给，有的护士板起脸来不给。我这几天更是牙肿得上下牙床无法咬合，吃饭都是慢吞吞的。

怀特监狱近来声名远扬。原来我这同一监仓在半年前死了一个中国人。我先是听这边的犯人说起，后来从报纸上也看到了报道。这个犯人名叫吴晓雷，因移民身份过期被收押。他在这里肝癌发作，多次求助狱方未果，终因不治而暴毙牢房。“这位老兄的病不是在监狱得的，”有位老犯人在我问起吴晓雷的事情时回忆说，“但狱方拒绝提供治疗，在他多次提出请求之后依然视而不见，这是他X的我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是的，是这个该死的监狱让他死的。”

他说这位吴兄常常深夜鬼哭狼嚎，在冲凉房也会摔倒，有时候吃饭都是爬着过来，但狱卒居然还让他睡上铺，导致他上下床时常磕碰受伤，惨无人道。不过这位老犯人说，幸亏吴晓雷的事件，怀特监狱的医疗条件大大改善，而且狱卒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的这位本家是个温州人，在美国结婚、生子，而且好像还读了大学，老婆也是美国公民。这位前辈稀里糊涂地导致绿卡过期，在补办的时候作为非法移民被收押。这样，一桩补充材料、补办证件的小事，莫名其妙地以惨死监狱收尾。

相比于这位吴兄的遭遇，我的牙痛简直小事一桩。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好了一些。漱洗完毕，我接着洗好袜子，并晾在书案铁架的横梁上。牢房内的设施，除了储物箱和镜子是塑料的，其他全部是钢铁制作。特别是不锈钢坐便器，即便垫上双层卫生纸，每次屁股坐上去，凉气直透到肚子里，弄得呱呱作响，常拉稀，想得便秘也不可能。

我撕下一截卫生纸，沾上口水，贴到牢房铁门的玻璃窗上，提醒外人，表示牢房内的犯人在方便。此时，整个监仓陆续响起怀特监狱独有的冲厕交响乐。轰隆隆哗啦啦的声音比晨检时更猛烈。

每日雷同的监狱生活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度过。屈指算来，入狱至今已经 112 天，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深圳、亲友、公司等等这些真实而遥远的过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我的世界。就我的案情来说，检方只起诉了出口违规的伪证和串谋两项，而且他们口口声声威胁说要追加起诉，预示更严重的罪名还在等着我。

波士顿是“9·11”之后的重灾区，因为撞击世贸大厦的一架飞机就是从波士顿起飞的。为此，波士顿驻扎了一支 200 多人的 FBI 反恐精英队伍。按布鲁斯的说法，我们的案子也许是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进行地毯式搜索的结果。

一直自诩为中国的精英人士，自认为是对美国产品销售中国有贡献的人士，现在倒是涉嫌成了他们反恐放大镜下的“恐怖分子”。我坐在这冰冷的不锈钢马桶上胡思乱想。大便结束，轰隆隆哗啦啦的冲厕声汇入监仓的冲厕交响乐之后，我边洗手边看着镜子中的我，试图从镜子中找出几许“恐怖分子”青面獠牙的痕迹。毫无疑问，镜子中的我比过去精神多了。我在监狱戒烟、戒酒、戒女色，每天过着有规律的起居和饮食生活，每天坚持锻炼。入狱数月之后，我以前的脂肪肝没有了，我的胸肌和胳膊因为做俯卧撑比以前发达了，我的气色因为睡眠充足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连我的驼背似乎也比以前直了些。

“恐怖分子”因祸得福？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苦笑，做了个怪相。

监仓大厅里，餐后打扫卫生的工作已经由犯人们做完，各间牢房门也自动打开。我拿好一包袋泡茶和两个塑料杯，走出囚室，到大厅的水池边泡一杯茶，再倒好一杯白开水，开始准备晨练。此时狱卒佩里已经交班给另一黑人山姆。山姆正在监狱大厅一角的狱卒工作区埋头填写一堆交班表格。这又是个工作认真的主，他喜欢拿着笔与本子，到监仓各牢房巡视，特别喜欢趁犯人不在囚室的时候进去翻东西，动辄就给犯人在小本子上记一笔。

#### 4. 上午 8 点 30 分 晨练

周六早餐后的监仓大厅，不少犯人又回到床上睡觉去了，只有几个餐桌边坐了几个懒洋洋的犯人。他们有的在发呆，等着狱卒把电视机打开。大厅走道中依然是常见的那六七个人在晨练，以中老年人为多。晨练的人都在沿着大厅四周行走，周